

古代文物上的“名犬”

狗是许多人都非常喜爱的动物,加之今年又是狗年,所以大街上随处可见各种展示狗的形象的吉祥装饰物。在中国历史上,从来不乏“爱狗人士”,他们中也有人通过艺术来表达对于狗的喜爱,看着文物上这些流传至今的古代“名犬”,您是否会与古人产生一丝共鸣呢?



宋代《猎犬图》

宋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全民养狗的时代,特别是村庄里几乎家家养狗。据《宋史·孝义传》记载:“江州德安陈昉,家十三世同居。长幼七百口,不畜仆妾,上下亲睦,人无间言。有犬百余,共食一槽,一犬不至,群犬不食。”南宋将领赵万年在《襄阳守城录》中也记曰:“各家所养之犬,在城外百十为群,有数千只,每遇夜出兵攻劫虏人营寨,则群犬争吠。”

在中国古代,很长一段时间内狗并没有特殊的象征意义,所以在绘画艺术中虽有狗出现,但其只作为配角,描绘得不够具体。而到了宋代,得益于市井经济的繁荣,画师的创作理念有了很大进步,从而广泛涌现出以动物为主体的绘画作品,这其中就有著名的《猎犬图》。

《猎犬图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,为南宋画家李迪所作,该图右上方署有“庆元丁巳岁李迪画”年名款,并钤有“都省书画之印”及清代收藏家耿昭忠鉴藏印多方,对幅有耿昭忠题记一则。《猎犬图》画面没有任何背景,只有一只猎犬前行,犬头犬尾低伏,颈上戴着项圈而无绳索,说明它非常有灵性。这只犬形态生动,造型准确,刻画细致入微,毛茸茸的细毛和脚爪清晰可见。色彩深浅搭配柔和,整体造型呈三角状,使整幅画刚柔相济,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写实功力和娴熟的表现能力。

除了猎狗外,观赏狗也是宋代画家笔下常见的题材。南宋画师毛益的《萱草戏狗图》与南宋无款的《乳犬戏蝶图》《秋葵犬蝶图》《鸡冠乳犬图》《萱花乳犬图》画得都是十分可爱的小型观赏狗。宋人的精致生活从中能窥一二。



《簪花仕女图》上的“拂秣狗”

唐王朝国力强盛,崇尚奢华,宫廷内、贵族间对于宠物的外形也十分挑剔,期望与唐朝通商的海外国家投其所好,将一些稀奇的宠物进献给唐皇,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“拂秣狗”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《簪花仕女图》据传为唐代画家周昉所绘,画中雍容华贵的唐代贵妇形象可谓深入人心,然而画中人物脚下的两只小狗却很少有人注意。这两只小狗毛色黑白相间,脖子上还系着红丝带,它们朝贵妇裙摆不停地张嘴摆尾,做出扑跳的姿态。藏界历来认为,这种活泼可爱的小狗就是唐代的“拂秣狗”。

据《旧唐书·高昌传》记载:“武德七年,高昌王鞠文泰献狗雌雄各一,高六寸,长尺余,性甚慧,能曳马衔烛,云本出拂秣国。中国有拂秣狗,自此始也。”据了解,“拂秣狗”属于尖嘴丝毛犬,最早驯养于古希腊。据史料记载,初唐时国内已有人开始豢养“拂秣狗”,并将其称作“康国狷子”“白雪狷儿”或“花子”。唐中期及以前,驯养“拂秣狗”这种时髦而且花费很大的行为还仅限于宫廷,但“拂秣狗”聪慧、可爱的形象却在市井间流传甚广。唐代小说家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就讲述了一个“康国狷子”为唐玄宗下棋时解围的事情。

学界有一种说法称,“拂秣狗”正是现代哈巴狗、狮子狗的祖先,但由于缺乏更多依据,所以只是一种猜测。



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的陶狗

先秦时代的文物中,狗的艺术形象不是很多见,而到了汉代,随葬品中的陶狗突然间变得异常丰富,这些陶狗在陕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等地的汉墓,特别是东汉墓中大量出土,其形象可爱程度不同于一般家畜。对于这种现象,有学者认为:汉时由于政局相对稳定,经济长足发展,所以到了东汉时期,狗的用途发生巨大改变,由取肉食用的家畜逐渐变为看家护院的伙伴或者宠物。

汉代随葬陶狗形象生动、憨态可掬,有一种被网友戏称为“哮天犬”的陶狗在全国各地多有发现,陕西历史博物馆亦有收藏。这种“哮天犬”一般高约30厘米,施绿釉或无釉,其头部较大,身体短小,四肢也很短,尾巴卷曲,两只耳朵弯曲向前,双目圆睁怒视前方,张嘴朝天狂吠,犬齿外露略显凶猛。据学者推测,这种狗就是我国汉代中原地区比较常见的犬只,类似于现在的中华田园犬。

目前国内考古发现,所见较为奇特的汉代随葬陶狗,1972年出土于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,现藏于四川博物院。该陶狗高约74厘米,嘴角下垂成囊状,前腿直立,后腿蜷伏,耳朵高耸,尾巴短小。这只陶狗十分写实,看上去威风凛凛,许多参观者都惊呼:“这不是国际热门名犬——卡斯罗犬吗?”事实上,学界普遍认为这只陶狗应该取材于重庆犬,这种狗驯养于川渝地区,虽然算不上世界名犬,但其早在汉代就已出现,真是非常古老的犬种。

(节选自《西安晚报》)